



京都武林长卷

醉鬼
张三爷

张宝瑞 著



海天出版社

小辨梁仗义救弱女
张三爷飘然助英豪

清朝光绪25年(1899)初春,冰河解冰,春水融融,颐和园里的玉兰抢先开了,白盈盈,香气袭人,可是古老的北京城里却依然笼罩着一层阴霾。紫禁城就象一个沉重的黑棺木重重地压在人们的心口,护城河边的垂柳在春寒中颤栗、摇曳。一些北京人依稀记着戊戌六君子惨死的情景,有的脑海里还回荡着谭嗣同那悲壮淋漓、气壮山河的诗句:“我自横刀向天笑,去留肝胆两昆仑。”住在西四牌楼一带的老百姓这时却掩着门,隔着窗花,议论着一件奇怪的事情。吉祥胡同40号赵家大院接连几日夜半都传出一个女子的惨叫声。房主赵六本是孚王府里当差的,后来投靠八大胡同的妓寮,走了红运,赚了点银子,又养了一群狗腿子,愈发抖起威风,连衙门和走江湖的也来巴结他。他住的这套大四合院,有秀廊假山,奇花异石,玲珑影壁,古枫流泉,甚为华丽。赵六在皇上鼻子底下栖身,却敢私设公堂水牢,折磨贫苦百姓。他手下有五个恶奴十分厉害,这五人各会龙、虎、豹、蛇、鹤形拳,取名为五形兽拳;他们皆是外乡人,投奔赵六后,认他为干爹,抹了祖宗的姓,改名做赵

龙、赵虎、赵豹、赵蛇、赵鹤。赵六自从添了这五人后，更是肆无忌惮，横行霸道，不把天下好汉放在眼里。

赵家大院夜半有女子惨叫的消息也传到北京城里一个好汉那里。这位好汉叫梁振圃，他是直隶冀州城北后冢村人，其父在北京东大市开估衣庄。梁振圃七岁那年拜秦凤仪为师学练弹腿，14岁时到北京跟父亲学做估衣生意。后来梁振圃的父亲到肃王府做生意，在肃王府里认识了肃王府护卫总管、八卦掌祖师董海川老先生，从此梁振圃拜在董公门下学习八卦掌。功夫练成后，梁振圃就在前门外东珠市口一家黄酒馆设场授徒，江湖上称他为“估衣梁”或“小辫梁”。

梁振圃是个仗义勇为、好打抱不平的壮士，平时就对金镖赵六的恶行非常愤恨。有一次赵六在前门“六必居”酱园拿了酱菜不交钱，被梁振圃狠狠地教训了一顿。自那儿以后，赵六对梁振圃敬而远之。要说赵六那么大的势力，怎么会怕一个梁振圃呢？原来梁振圃有一个师兄叫尹福，人称“瘦尹”，是董海川的大弟子，此人正在清宫任护卫总管，又是光绪皇帝的武术教师，在北京也是一跺脚当当响的人物，何况梁振圃又有“眼镜程”程廷华、“翠花刘”刘凤春、“贼腿”施纪栋等五十多位师兄兄弟，有的在王府当差，有的在镖局做事，都是不好惹的人。如今梁振圃见赵家大院事有蹊跷，定要揭开赵家大院这个谜。这一天夜里，他换了夜行衣裳，黑布蒙面，朝赵家大院摸来。来到院墙前，他先摸出一个“问路石”，朝院内一掷，听听没有动静，一招“燕子钻云”，攀上墙去。后院曲廊秀房，叠石奇亭，掩映在繁花茂树和修竹美石之间。他飘然落地，沿着碎石甬道来到一个亮烛的厢房窗前，探头一瞧：身穿绸衣的金镖赵六正盘腿坐

在炕上，一个妖里妖气的女人酥胸半露，云鬓散乱，正在给他捶背。对面坐着赵龙，二个正在言论着。赵六说：“自从京汉线的火车通车后，这永定门外马家堡的搬运工成立了脚行，白花花的银子可赚了不少，……”赵龙眨巴眨巴眼睛：“干爹的意思，是把脚行拿过来？”赵六摸摸秃脑壳，点点头：“可脚行们也不是好对付的。”赵龙满不在乎地说：“没什么，干爹有这个。”说着，他做了一个开枪的姿势。赵六“嘿嘿”笑着，点点头，将茶水“咕嘟嘟”一口喝尽，啪地吐了一口茶叶沫说：“咱们人多，又都会两下子，那些臭脚行要想咋死就咋死，要他们变成这茶叶沫也方便！”赵龙往前倾了倾身子：“什么时候动手？”赵六道：“明天上午……”

就在这时，躲在外面偷听的梁振圃猛然看见窗纸上出现一个人影，他猛地朝后一跃，掩到房角暗处，只见对面房上一个人影倏地一闪。“嗨，好俊的功夫！蜈蚣跳，三皇功！”梁振圃不禁暗暗叫道。梁振圃一招“鹞子翻身”轻轻跃到房顶，猛闻得一股酒香。他朝四周打了一个揖首，轻轻唤道：“想必是张三爷到了，振圃在此恭迎！”连叫了几声，毫无动静，可是酒香依然未散。

那张三爷何许人也？原来就是北京城妇孺皆知的技击名家张长楨先生，他字寿亭，直隶束鹿人，生于清代同治初年(1862)，十几岁时全家由原籍迁到北京南郊马家堡定居。他上过私塾，颇有些文采，又身怀绝技，平时深居简出，喜在暗中行侠仗义，早年靠保镖护院为生，名噪大江南北。他还当过清朝“练勇局”武师，后来因为穷苦百姓打抱不平，与练勇局头领闹翻，遂辞退差使，现今在马家堡参将赵春霖手下当把总。他

性喜饮酒，平时身着白色对襟短褂儿，半新的青布裤子，脚上蹬一双千层底布鞋，左手提一个竹鸟笼，右手握一杆铜锅白玉嘴的长烟袋，佝偻着腰，眯缝着眼，骨瘦如柴，走路弓腰垂背，两腿磕绊摇晃，整天迷蒙着一双醉眼，出入于酒肆，徜徉于市井，给人以醉意朦胧之感。张长桢有两兄一弟，大兄张长福、二兄张长禄、小弟张长祥，由于他好喝酒又排行第三，世人便给他起了个雅号叫“醉鬼张三”。张三的功夫十分奇异，踏雪无痕，挂壁似画，身体升降自如，体肤既可柔软如绵，又可坚硬如铁，这种功夫称为三皇功，世间罕见。但是他宗的是哪一门，哪一派的武功，师父是谁，无人知晓。依他所言，宗派问题，不必说出来，天下武术是一家，任何门户，只要肯下功夫，皆可练得到，门派之争，甚是无谓。他与世人从不谈论武术，如果有人提起武术之类的事情，他马上会飘然告辞，世人都认为他是一个颇为隐秘的人物。他保镖护院，只是为了养家糊口，干些杀富济贫、抑强助弱的事情，决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，仗势欺人，更不愿“以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”，所以他不是“胁肩奔走尚腰金”的那种势利小人，可与唐代的杜老夫子同唱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”了。

却说梁振圃见“醉鬼张三”不肯出来，于是跳下房来。这时前院传来一阵脚步声，他忙闪到一边。只见赵虎气喘吁吁而来，他一掀帘子，叫道：“干爹，都准备好了，马车就停在门口”。赵六问：“跟天香楼的掌柜谈好价钱了吗？”赵虎唾口痰道：“那老吝啬鬼总算点头了。”赵六道：“好，干得利索点。”赵虎一掀帘子又出去了。梁振圃觉得事有跷蹊，于是尾随赵虎而来。

穿过二道院的月亮门，来到西厢一个耳房前，赵虎开门进

去，只听水“哗啦”响，腥臭扑鼻。水中木笼里关着一个姑娘，那姑娘上身穿一件藕荷色紧身斜扣纽布衫，下身穿一条水绿裤。因为受尽折磨，脸色惨白，衣衫不整。赵虎上前拖着那姑娘道：“放着金床玉衣，山珍海味你不希罕，这回可倒好，叫你去八大胡同那个鬼地方，叫你屁股长大疮！”那姑娘死死拽住木栅，喃喃道：“我……不去！”赵虎一把扯住姑娘的前胸，举起拳头：“你这骚货，不去也得去！别他妈敬酒不吃吃拳头！”赵虎的拳头刚扬到半空，只觉一阵疼痛，血淌了下来。抬头一看，一枚亮晶晶的梅花针正钉在拳头上。后面的梁振圃知是张三所为，暗暗叫好。他一个箭步冲去一把揪住赵虎道：“你不要动，动就要你的命！”赵虎左右挣扎，无奈空使气力。在梁振圃的逼问下，他只得一一招供。

原来这姑娘叫于云娘，是宁夏汤瓶拳高手于纪闻的女儿。汤瓶拳又叫汤瓶七式，是回民的看家之术。这个拳派的规矩是传子不传女，更不外传其它民族，故此会此拳术的人不多见。去年，于纪闻闻听他的好友“大刀王五”因与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交谊深厚，在戊戌政变中受到牵连，心中放心不下，便辞别家人到北京源顺镖局来找大刀王五。可是于纪闻一去几个月杳无音讯，于云娘因惦念父亲，便孤身一人进京寻父。几天前他走到西四牌楼，向路人询问去前门外源顺镖局的路径，恰巧被赵鹤听见。赵鹤见她生得鼓鼻子鼓眼，又有一番姿色，便想将她骗进赵家大院献给干爹赵六。于是赵鹤便花言巧语把云娘骗进赵家大院。赵六看见云娘，喜得心花怒放，便欲纳云娘为妾。云娘当然不肯，扬手打了赵六。赵六恼羞成怒，令人日夜殴打云娘，逼她就范，可是云娘执意不从。赵六无奈

只好把她卖给八大胡同的天香楼妓院。

梁振圃听罢，义愤填膺，他把赵虎关进木笼，往他嘴里塞了破布，然后把他绑在木桩上。他刚要带云娘出去，门口又挤进一个人来，那人酒气冲天，上前一把抱住云娘，哼哼道：“虎哥哥，先别送出去，让咱们也……”说着在云娘胸前乱吻。来人是赵鹤，梁振圃正要上前抓赵鹤，只见一道酒柱由门外喷来，正中赵鹤脖梗，赵鹤双手一松，瘫软在地上。

梁振圃知是“醉鬼张三”在暗中帮助自己，他急忙扯起莫名其妙的云娘，二人鱼贯而出。来到门前，见两个护院瘫软在地，打着呼噜，一辆马车停在门前，车夫正在上面打盹儿。梁振圃把云娘扶进马车，叫一声：“走吧！”车夫一扬鞭子，两匹马“得得”地小跑起来，梁振圃在马车后面大步流星般疾行。

马车穿过西单来到前门大街，梁振圃叫车夫停下，往他手里塞了些银两，马车去了。他带云娘来到东珠市口一家黄酒馆，这家酒馆门脸儿不大，几间瓦房，正房门首高挑着一面杏黄酒旗。这是酒馆，也是梁振圃授徒之所。梁振圃的弟子李国泰等人知师父平安回来，还带回一个回族姑娘，都围上来。梁振圃来到后院，把原委叙了一遍。梁振圃接过李国泰递上的一杯热酒一饮而尽，感叹道：“这一趟多亏了张三爷暗中使力，他用梅花针击中赵虎，又喷酒击倒赵鹤，神不知鬼不晓地帮我熏倒门口两个护院，他如此助人，又不肯露面，真英雄也！”众人也齐声称赞。李国泰道：“提起张三爷的武功，京都武术界没有不翘大拇指的，他神出鬼没，踪影不定，他的三皇功，传说是乾隆年间的绿林好汉‘铁罗汉’窦尔敦传下来的。”另一个弟子道：“张三爷大有‘天子呼来不下船，白云臣是酒中仙’的气概，

不管哪位高官显贵拜他，请他，他都依醉卖醉，傲然待之。”

梁振圃听到这里，猛然道：“国泰，你和弟兄们快找出三坛最陈的黄酒，摆在院子当中，算是我谢张三爷的一点意思。”李国泰和几个弟兄出去后，梁振圃又让人在后院收拾了一间闲房，安置云娘暂且住下，然后自己也回屋睡了。

第二日一天早，梁振圃在熟睡中被人叫醒，李国泰气喘吁吁闯进来：“梁爷，你说怪不怪？摆在院中的三坛好酒不知被什么人喝了！”梁振圃连忙来到院内，只见三个酒坛子斜在地上，坛内酒空，地上毫无踪迹。李国泰一声大叫：“梁爷，枣树上有个纸条！”梁振圃扭头一瞧，在东厢前的枣树干上果然有一枚梅花针，针上挂着一个小纸条。他一招“鹰击长空”，飘然取下那纸条，上面写着一首小诗：“江湖一老马，栖身百姓家。谁恋锦衣堡，雄心在驰杀。”梁振圃看着看着，一击手掌：“啊，这是张三爷留下的，想必是他喝了我的馈赠之酒……”

大闹马家堡拯脚行
悄入赵家院救烟花

[illegible]

梁振圃雇了一辆马车往南疾行，刚到马家堡车站，只见金鏢赵六带着二十多名恶奴正和脚行工人混战一团。赵六带的人中有赵龙、赵豹、赵蛇。脚行工人多数没有武功，伤亡很多。梁振圃飞身下车，大喝一声：“恶奴还不住手？！”赵六一看，是八卦掌名家梁振圃，心里有些发怵，嘻嘻笑道：“您瞧不是，买卖没谈好就动起手来了。梁爷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，各走各的独木桥，今天的事跟您没关系。”梁振圃正义凛然地说：“你们想霸占脚行本是不义之举，毒打脚行工人更是不义。”赵六从兜里摸出一支六轮手枪，在手上掂了掂：“你瞧瞧这是啥东西，你尽管有俊俏功夫，也抵不过这个铁玩艺！”梁振圃

说：“你有枪也得说理！”赵六一声狞笑，说：“我二拇指一动就要你的命，你也不值一个枪子儿钱！”梁振圃盯着那黑乎乎的枪口正在思忖办法。只见赵六拿枪的手一抖，手枪掉在地上。有人大叫：“小辫梁，还不动手？！”梁振圃省悟，一个扫蹚腿将赵六踢倒在地。赵龙抡开九节鞭朝梁振圃头上打来。梁振圃闪身捋住鞭头用力一带，赵龙甩手扔鞭，“噗通”一声摔倒在地。赵六的狗腿子一声唿哨，一拥而上把梁振圃围在核心。梁振圃一个扫蹚鞭，众人往后急闪。赵六在地上一个就地十八滚，要抢掉在地上的手枪。梁振圃一看不好，冲赵六一抖鞭，不料正打在赵六头上。赵六惨叫一声，伸伸腿就死了。赵六的狗腿子一看赵六被打死，眼睛都红了，蜂拥而上。那赵龙、赵豹、赵蛇喇的一声，分别演练起“金龙戏珠”、“凶豹提蹄”、“白蛇吐信”，转起圈来，愈转愈快。梁振圃正在疑惑，忽听树上有人大叫：“穿花打柳。”这一下提醒了梁振圃，他施展“穿花打柳”之术，挥动九节鞭，疾快如灯笼，真似众星捧月，三兽戏珠，观看之人都惊呆了。

一忽儿，赵龙一招“金龙摆尾”，一个地趟拳朝梁振圃后背击来，梁振圃回手一鞭，将他打死。赵蛇娉娉婷婷也抢了上来，他使的蛇形拳以气为先，意领身随。梁振圃只觉寒气袭人，于是一招“叶底藏花”，躲过寒气。赵蛇又一招“金蛇狂舞”，一双干瘪的小眼睛布满杀机。真如水中游蛇，曲折游荡，轻灵潇洒。梁振圃一招“大鹏探头”，又一鞭将赵蛇打死。赵豹发一声吼，伸开铁砂掌，只见那手掌心随着他运气，由白变红，渐渐如火炭一般。梁振圃只觉得有一股热浪袭来，如同火燎，忙往后退。正退间，猛地一声大喝，一招“白鹤穿林”，一鞭击中赵豹太阳

穴，赵豹大叫一声，气绝而亡。梁振圃杀得性起，索性甩开九节鞭，把余下的恶奴打得抱头鼠窜。不一会儿，宛平县的捕头、马快也赶到了，一看地上躺着二十来个人，死的死，伤的伤，东倒西歪一大片。马快头目对梁振圃说：“朋友！你这个架打得不错呀！打死、打伤这么多人，这场官司够你打的！”这时拥上来一群脚行工人，他们争先为梁振圃说情。马快头目说：“那不行，有什么到刑部再说吧！”这时从旁边一棵老槐树上跳下一人，那人瘦骨嶙峋，弓腰垂背，有三十七八岁，身穿一件雪白色对襟长褂儿，下身穿一条肥大的青布裤子，脚穿一双千层底布鞋，左手拎着一个竹鸟笼子，笼内养着一只红嘴绿头的画眉鸟儿；他右手握一杆铜锅白玉嘴的尺余长烟袋，一双醉眼象两个灯笼，分外有光采。他就是“醉鬼张三”张长桢。

原来张三就住在马家堡，前几日他听马家堡脚行工人说，西四有个叫“金镖”赵六的恶霸要来霸占脚行，昨日一大早就进了城。他先在前门的“大碗居”饱饱地喝了一壶龙井茶，然后慢慢悠悠踱到西四牌楼，打听到赵家大院的去向，便到附近的“同和居”又美美地喝了几盅竹叶青白酒，然后倚在座位上睡了一觉。店主知他是张三爷，索性做个好人，怕他着凉，还在他身上盖了一条毛巾被。

张三醒来时已是掌灯时分。来到斜对面一个小店，买了一包花生米，嘴里嚼着，他来到赵家大院后墙前，一纵身跃了上去。他查看了大院内的地形，发现这四合院造得古怪，第三进院的西厢与邻院的东厢有七米多长，显得很宽阔。

张三飘然下房，有个丫环正从西厢房里款步而出，他连忙掩到树后。待那丫环走，他来到窗前，往里一瞧，屋里也就三米

宽，五米长，是间卧房，玉床金幔，绿茜纱窗，木案上点着亮烛，上面挂一幅“千金难买美人笑”的中国画，褒姒女倚着城墙，以手掩口，狼烟袅袅升起，兵戈隐现。有一副对联，左联是：眉似初春柳叶常含雨恨云愁；右联是：脸如三月桃花暗藏风情月意；横披是：千金一笑。

一忽儿传来杂沓的脚步声。赵蛇随着方才出去的那个丫环走了进去。赵蛇恼丧地说：“那个姓于的丫头好歹不识，老爷把她卖给窑子了。老爷心头不畅，不如再挑个顺眼的先陪老爷一宿吧。”丫环点点头，二人来到床前，赵蛇一按机关，床前木板徐徐拉开，露出一个小洞。赵蛇钻了进去，一忽儿拉出一个秀气的姑娘，那姑娘也就十五六岁，鸭蛋脸儿，一双大眼睛黯淡无神，看样子是抢来的姑娘。赵蛇又把那木门关上。姑娘的眼泪“噗噗”落下来。她哆哆嗦嗦跪下来，哭道：“老爷，您叫我回去吧，我娘身患重病，她老人家怕是急死了！”赵蛇“嘿嘿”笑道：“小妞，你只要陪上我家老爷一宿，就放你回去。”姑娘听了，沉默不语，那泪珠象断线的珠子一样淌着。赵蛇对丫环道：“你要好好伺候她，一会儿老爷就来。”说完，赵蛇出去了。

张三听了，心中发火，他一挑帘子，走了进去。丫环一见猛丁一个半醉的汉子，十分惊慌。张三用长烟袋轻轻往丫环头上一磕，丫环软绵绵倒下了。张三对那姑娘说：“你不要害怕，我来救你。”姑娘瞅瞅那张床：“那里面还有三个姐妹呢！”张三一掌打开木门，朝里面喊道：“我来救你们出去，你们赶快出来！”原来这是个夹壁墙，里面能容十几个人。一忽儿，从那夹壁墙中又爬出来三个妙龄少女，都是豆蔻之年，眉眼俏丽，虽是市井人家的女儿，但都各有风韵。

张三道：“你们家住哪里？想必都是抢来的。”那几人一一作答。一个是白衣庵的尼姑，另外三个都是城内穷人家的女儿。张三先救出的这个姑娘叫佳韵，家住东单栖凤楼。张三带四个姑娘出来，佳韵指着旁边一个角门说：“这是个后门，我们当初就是被赵家从这里抢进来的。”张三上前扭断门锁，将四个姑娘带了出来。一个姑娘道：“哎呀，里面还关着一个回族姑娘呢，她是前不久才抢进来的，每天夜里我们都听到她被打惨叫的声音。”张三问：“她关在何处？”“关在前院。”张三道：“好，你们四人各自回家吧，我再去救那个姑娘。”这时只听一声惨叫，张三回头一看，只见那个尼姑一头撞在墙上死了。佳韵黯然失神地说：“她是东城东总布胡同白衣庵里的尼姑，已然失身，已经无庵可归了。”张三抱起尼姑的尸身，沉吟片刻，一行热泪盈盈而落。猛地，他一个“蜻蜓点水”，又跃上了墙头。三个姑娘感激地望着张三的背影，向他深深地揖了一首，然后分头逃去。就在张三寻觅于云娘之时，“小辫梁”梁振圃也来到了赵家大院。以后张三暗中帮助梁振圃，尾随他来到东珠市口黄酒馆，喝了黄酒，留下诗笺，回到马家堡，又躲在马家堡车站一棵老槐树上暗中帮助梁振圃。

此时张三见宛平县的捕头、马快要捕梁振圃，于是跳下树来，现了原形，上前说道：“这位梁爷为避免马家堡脚行工人死伤惨重，才大开杀戒。那个金镖赵六是北京城里有名的恶徒，他私设公堂，奸淫良家妇女，妄图强占马家堡车站脚行，死有余辜！”马快头朝张三一拱手：“张三爷，您虽是这里的把总，可是这位爷们儿打死打伤了这么多人，恐怕要惊动朝廷，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呀！咱们都是吃这碗饭的，您叫我们怎么

向上头交差呢。”梁振圃说：“张三爷的义气我领了，我既然打了，怎能一走了之，我跟他们去吧！”马快头说：“够朋友，那么跟我们到宛平城辛苦一趟吧！”张三无奈，只好随他们一起来到宛平县城，尽管张三和脚行工人们反复说情，但县太爷见此案重大，仅问了一堂就令人把梁振圃解往京都刑部。

张三回到马家堡家中时，已是深夜，妻子张氏仍然坐在油灯前纳鞋底儿，还在等他。儿子已经熟睡。张氏一见丈夫风风火火地进屋，满脸疲惫的神色，叹口气道：“寿亭，又这么晚才回来，看把我急的。还没吃饭吧，我给你热热去。”张三悄然望了一眼桌上的饭菜，一碟摊黄菜，一碗木须汤，一碗煮花生米，两壶热酒，摇摇头道：“不吃了。”张氏疼爱地望着丈夫：“看你，这几日不见，你又瘦了，别老黑灯瞎火地出去了。”张三往木椅上一靠，颓然道：“‘小辫梁’为救马家堡脚行工人，大闹马家堡车站，打死打伤恶霸金鏢赵六等二十多人，被官府捕去了。”张氏拿过丈夫的长烟袋，饱饱地塞了一锅关东烟叶，说道：“原来是梁爷干的，街坊四邻的都夸那个好汉呢！”张三深深地吸了一大口烟，吐出一道长长的烟柱：“可是如何救梁爷出大狱呢？”他怔怔望着这小土房的屋顶。张三住的这座小院，共有五间土房，他和妻子张氏住在西厢，儿子住在东厢，正房算是个吃饭的地方，还有两间小房堆放着杂物。

张三的目光又落在屋内那幅大红对联上：左联是：为名忙，为利忙，忙里偷闲，不如不忙，且喝一杯茶去；右联是：劳心苦，劳力苦，苦中作乐，不如不苦，再倒二两酒来。红木桌上摆着一个泥捏的老醉翁，那是妻子张氏在东单土特产小铺里买的，买来的那天晚上，张氏咯咯笑着不停地逗那醉翁……

张三正在发怔，只听张氏用鞋底儿一拍桌子：“有了，你为何不找梁爷的那些师兄弟合计合计，好歹先保住梁爷的性命再说。”张三经她这么一说，一拍大腿：“你看我都急糊涂了，对，找‘眼镜程’、施六去，实在不行再找清宫护卫总管‘瘦尹’尹福……”

第三回

义和木厂英雄计议
紫禁城内武师应酬

张三这一宿没睡踏实，第二日鸡鸣头遍，他就披衣起床，朝城里花市大街走来。在花市上四条有一个不起眼儿的小铺，黑漆招牌上写着“程记眼镜行”五个大字。这个经营多年的眼镜行买卖十分兴隆，在京津一带颇具盛名，与其说是经营有方，倒不如说是这店主有显赫声名。

“程记眼镜行”的店主是八卦掌名家程廷华。程廷华也正因为以买卖眼镜为业，被世人送了个“眼镜程”的雅号。程廷华原籍直隶深州程家村人，在兄弟中排行老三，故又被称为程三。深州自古以来是武术之乡，各村均设有武场，几乎家家户户都习武练拳。著名武术家郭云深、李洛能、李存义等都是深州人，程廷华的弟弟程殿华也是技击名家。程廷华自幼喜爱武术，在村里长辈们的传授下，五岁便学得几套拳脚功夫和几式刀枪技法。十六岁那年随亲友来北京谋生，在一家店铺当学徒。以后他拜八卦掌祖师董海川为师学习八卦掌，成为董海川

最杰出的弟子之一，与“瘦尹”尹福、“煤马”马维祺、“翠花刘”刘凤春、“贼腿”施纪栋、“小辫梁”梁振圃同为董海川的六大弟子。董公死后，程廷华秉承师学，博采众长，潜心揣摩，独树一帜，创立了程派游身八卦连环掌，并在崇文门花市设立武场，收徒传艺，一时名声大噪。

张三来到“程记眼镜行”时已是中午，眼镜行内并无程廷华的踪影，只有一个小伙计趴在那里啃烤白薯。张三问：“程爷到哪儿去了？”小伙计站起身来道：“他一大早到东直门外给董先师扫墓去了，说好了在施爷那里聚齐，今个中午不回来吃饭了。”

张三在路上喝了半斤老白干，吃了两个菜包子，又忙赶到施纪栋开设的义和木厂。义和木厂在朝阳门内，掌柜施纪栋原籍是直隶冀州小寨村人，此人从小爱好武功，初习弹腿，后练连腿，以后曾随尹福学艺。有一次，施纪栋见尹福和董海川比武，尹福被董海川打倒，磕掉三颗门牙，从此深晓八卦掌的厉害；经尹福介绍，施纪栋又拜董海川为师学习八卦掌。董海川见施纪栋谨慎、敦厚，秉性颖悟，非常喜欢他，生前常住在旃家，并将自己救出的梨园名流陈媛媛保媒许配给他为妻。一次，董海川与施纪栋教习比手时，董海川蹬施一腿，被施闪过，董海川笑着称他为“贼腿”，以后人们便称施纪栋为“贼腿施六”。

张三走进义和木厂，只见几个工匠正围着一张临摩的大碑贴计议着。他凑上前去，见上面写着：